

日記與遊記

中國新文學叢刊



輯者 魯迅 周作人

胡適 朱自清 郭沫若

郁達夫 田漢 徐志摩

孫伏園等著

日記與遊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四月四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五 角
編 纂 者	錢 公 俠	
	施 瑛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40

小引

一切的文學作品中，最容易鮮明地表現作者個性的，便是日記和書信兩者。其他像詩歌、小說、戲曲，因為是寫給第三者的，雖然藝術方面，更加精鍊；然而就真實性而言，反而不及日記和書信。可是書信還是有對象，是給第二者看的；而日記文學，卻單是『唯我可觀』，又清楚又真實地，將作者生命史中的片段，化爲紙上的文字。除了素來『自欺欺人』的朋友以外，在日記上說謊話，大概總沒有這樣的人。英國有一個作家，從十一歲起寫日記，至老不輟；他的精神的確可以叫我們佩服，而且日記的東西，不但於文學上有很大的價值。就是在掌故和史料方面，也有深切的貢獻。所以日記的地位，正是很可注意的啊！

中國古時的人，以爲遊歷名山大川，發爲文章，便瑰瑋而有奇氣。現代人做文章，一切深闔的描寫也要從自身的經驗中體會下來。所謂自身的經驗，當然要多走路。足跡所經，青山綠水，長林古道，自然界的景色，可以給文章中添些畫意詩情。還有社會上的形形色色，讓你站在圈外客觀體念，或

者走到圈內親身經歷，都能使你的文章增加感人的力量。就是自己不能親遊歷的人，讀了名家的遊記，當作臥遊，比足跡不出戶外對於天下事茫然的人，總要好上許多吧。而且在散文之中，遊記也是主要的一部份。試看美國 W. Irving 的 Sketch Book，都是他旅途的筆錄呢。

我們所以要把日記和遊記選在一起，有兩點原因。第一因為日記和遊記方面，現代作家的成績雖多，但是要合乎我們的標準而適於讀者的瀏覽的，卻比其他的部份要少。固然這兩種可以選成兩本單行本，然而我們希望讀者只出一本書的價錢，就買到兩本書的讀物，所以印在一起。其次，本篇中的材料，有許多不能彀分出究竟是日記還是遊記，因為紀遊的文章，有的以月日為經，以地方為緯，硬為分排，實在是何必多此一舉。比如胡適的廬山遊記，郁達夫的西湖日錄，全是這樣的東西。所以我們為統一起見，把日記和遊記編選在一起。雖然未免龐雜，但是並無衝突，這是我們應該聲明的。

現在再把本篇中的作品和作者，順次介紹一下：

魯迅，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是一個小說家和散文家。他的日記，像他的別的作品一樣：句子

是異常的老鍊，筆調是異常的冷酷，往往一針一見血，叫人家看了，感到一種啼笑不得的情緒。可是不單以冷嘲擅長，他的冷嘲後面，還帶着沸騰的熱血。正像俄國的柴霍甫一樣，他的作品，雖然全是Sarcastic，但批評家叫它是『含淚的微笑』。這裏選的三篇，馬上日記馬上支日記馬上日記之二，原是從他的雜感集裏選下來的，全是如上所說的作風。他的日記，就我們所看到的也只是這三篇吧了。

周作人，浙江紹興人，是魯迅的介弟，也是日本留學生。他以擅長清淡雋永的散文而出名。這裏選了他兩篇日記。訪日本新村記，是他早期的作品，那時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一派的作家，有着隱士式的烏託邦幻想，而且買了耕地，自種自食，把這種理想實現起來。作者東渡參觀，在筆錄間頗帶嚮往的熱誠。對於作者沖淡的性格，這種烏託邦生活，原是適合的。可惜時代的波浪，把世界衝到二十世紀，烏託邦只是一種消極的幻想罷了。苦雨齋的一週間，雖然篇幅短小，但是於此也可以窺見知堂老人生活的片影。

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是文學革命運動的發動者。他是一個有考據癖的人，承『績溪三胡』

之後，頗有漢學家的遺風。民國十七年四月，乘了春假的休沐餘暇，和高夢旦、蔣維喬諸君往遊江西廬山，同行者都是博學的人，廬山又是古香古色的名勝，自然引動了胡博士的考据癖，便寫了一篇洋洋幾萬字的遊記，在新月書店出版。本編選了這篇，把裏面的攷据文字刪去。因為攷据癖只有作者個人，對於一般讀者，遊歷的意義，除了觀賞現實以外，攷据不過是奢侈的點綴品吧了。攷据部份雖經刪去，仍舊文情並茂，無害於本文。作者清楚的文筆，明白的敘述，還可以叫我們認識。

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朱自清，江蘇揚州人。他們倆同是初期的新詩人和散文家。舊詩詞方面的涵養，兩個人都很好。所以他們的散文，文筆頗帶舊詩詞的氣息。這裏的兩篇鑾聲燈影裏的秦淮河，是他們同遊秦淮河所作的遊記，最初同發表在東方雜誌上。這兩篇遊記，雖然同時同地同遊的人，可是描寫和敘述，卻是風格懸殊。於此讀者非但可以區別兩家的作風，還能發參摹文章的三昧，希望讀者好好地自己去比較一下。照我們的意見：大致俞文旂旄纓，擅於寫景；朱文流麗清徹，擅於寫情。盧前王後，還待讀者的目光。另附朱自清溫州的蹤跡一篇。

郭沫若，原名開貞，四川嘉定人，日本留學生，創造社的中堅份子。他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全寫

得很好。他的遊記和日記裏，也帶着熱烈的詩人的情緒。『津記遊和『新生活日記』寫的全是在日本的生活，後者還是詩人生活的黃金時代。離滬之前是他從事國民革命之後，因旨趣殊異，不能在中國住下去，行將遠赴日本索居，在行色倥傯前記的。

郁達夫，浙江富陽人，是創造社作家中頹廢和浪漫的代表。他有『日記九種』出版，是現代作家中出版日記最豐富者之一。他自己曾經說：『一個作家窮得要自記的日記賣錢，他那可憐的生活，也可以想見了。』在他寫『日記九種』的時代，生活確是很窘迫的；但是我們的作家，現在西子湖濱做了寓公，便只有明快的遊記給讀者欣賞了。這裏選的前兩篇是他的日記。西遊日錄是他遊浙江中部的筆錄，描寫沿杭江鐵路的風物，大致給浙贛鐵路做宣傳的吧。

田漢，字壽昌，湖南人，是現代的戲劇作家。薔薇之路是他留學日本時的日記。那時他和愛妻易漱瑜同居，他的生活，確乎像走在『薔薇之路』上一樣。這裏選了片段，也可以看到他生活的片影。徐志摩，浙江硤石人，為當代有名的新詩人，已故。他的散文，綺麗暢達，兼而有之，這裏的西伯利亞遊記，從他的文集自剖裏選出。孫伏園，浙江紹興人，曾主持過幾個報紙的副刊，也是有名的散文

家。他曾作有伏園遊記。鍾敬文，廣東梅縣人，是一個作風秀逸的散文家，他的太湖遊記是最傑出的一篇。

沈從文，湖南鳳凰人，是現代的短篇小說作家。他的散文，和他的短篇小說一樣，另有一種獨特的風格。曾著有不出日記一本。這裏所選的善鐘里的生活，從那本書裏錄下來的。我們讀了這一篇，可以認識這位作家的生活，也可以認識他的性格。

趙景深，是一個西洋文學的介紹者。周全平，是創造社的作家，這裏選了他們兩人的日記，裏面寫的，全是他們真實的生活。

王世穎和徐蔚南，曾合著龍山夢痕散文集出版，裏面所寫的，全是紹興的風物，這裏王世穎的放生日的東湖，是從那裏選下來的。劉明，在黎烈文編輯申報自由談的時候，常常發表些作品，他像在雲南緬甸一帶，有過很深的經歷，所以作品完全描寫西南邊境的風物。看他的作品，這位作者，有他的前途的。

最後的那位是鄭恩潤，筆名韜奮。他是生活週刊的編者，以犀利的筆調，鼓起大眾的熱情。在中

國今代的文壇上，他可算一位大衆的作家。他在民國廿二年夏出發，漫遊歐陸，作萍踪寄語，萍踪憶語，陸續在生活、新生、世界知識上發表。以深切的觀察，看出文明國家裏潛伏的危機，是一般作遊記者所不能道的。這裏選了兩篇，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介紹完了。我們的感想是：中國人的生活，現在是在多難之中，決不會毫無意義的單調。中國的山水風物，正像一塊尚未開發的處女地，還待作家們儘量採擇，決不止這幾篇東西。所以我們在編完了本編，在期待着更偉大的日記與遊記出現！

編者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馬上日記	(一)	魯迅
馬上支日記	(九)	魯迅
馬上日記之二	(一九)	魯迅
訪日本新村記	(二二)	周作人
苦雨齋的一週間	(三二)	周作人
廬山遊記	(三四)	胡適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四〇)	俞平伯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四五)	朱自清
溫州的蹤跡	(五二)	朱自清
今津紀遊	(五五)	郭沫若
新生活日記	(六五)	郭沫若
離滬之前	(六九)	郭沫若
勞牛日記	(八九)	郁達夫
水明樓日記	(一〇二)	郁達夫
西游日錄	(一〇五)	郁達夫
薔薇之路(節錄)	(一一九)	田漢

西伯利亞游記·····	(一二六)	徐志摩
長安道上·····	(一四六)	孫伏園
太湖游記·····	(一六〇)	鍾敬文
善鐘里的生活·····	(一六四)	沈從文
書生的一週間·····	(一六七)	趙景深
首途記·····	(一七一)	周全平
放生日的東湖·····	(一八五)	王世穎
野人山道中·····	(一八七)	劉明
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	(一九〇)	韜奮
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一九三)	韜奮

馬上一日記

魯迅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日，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賬，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糊，我也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就是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着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為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卻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噯，然而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平時接着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難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爲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彷彿有點多事似的。因爲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爲開宗明義第一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卻不然，倒是因爲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吃東西吃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爲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躇。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

好聽憑敞胃隱隱地痛着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貴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耆、蘇軾？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蘇軾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擡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擡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卻似乎以爲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只是他們的本意卻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蘇軾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卻步了。

前幾天和季菲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只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着向什麼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Dr. H.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裏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 *Simp. Simpl.* 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爲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爲問題了，因爲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託 *Fraeulein H.* 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串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牠幾天。但是，第二瓶卻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了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倒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牠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卻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的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真

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但甜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麼都可疑。呂端大事不糊塗，猶言小事不妨糊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卻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胡盧，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只有一日分的藥，卻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吃藥也那麼蹭蹬，病卻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且就攻擊我頭髮長，說爲什麼不趕快去剪髮。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着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簍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裏，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爲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燭餘話云。唐傳奕考覈道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茶香室叢鈔卷四第二葉。）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葉。）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葉）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卻還不至於那麼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怱怱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卻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吃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爲什麼叫他「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吃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預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爲我忽而又以爲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卻默默地將一張紙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賬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卻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